

彭小莲 著

举起我天天阅读的那本书

阿冰顿广场

流放者的归来

童年，四季的秘密

回家路上……

喧嚣背后的角落

喧嚣背后的角落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喧嚣背后的角落

彭小莲 著

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喧嚣背后的角落/彭小莲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5. 11

ISBN 978 - 7 - 5675 - 4334 - 8

I. ①喧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82874 号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

喧嚣背后的角落

著 者 彭小莲
策划组稿 王 熠
责任编辑 张继红
责任校对 邱红穗
装帧设计 卢晓红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32 开
印 张 13.5
字 数 204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75 - 4334 - 8/I · 1458
定 价 39.80 元

出 版 人 王 熠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自

序

贾(植芳)叔叔活着的时候,他一看见我,就会打趣地跟我说:小莲啊,你最近出新书了吗?让我来给你写个序,我现在成写序专业户了。

那时候,我正忙着拍戏,哪里有功夫写作啊,每天都是满世界地跑。可是,有一天,我没戏拍了,我趴在屋子里,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写着。我出书了,我到处找人写序,可是开不出口啊,大家都那么忙,要把你这厚厚一本书看完,谁有那个功夫?这时候,我深深怀念着贾叔叔。

和写作相比,我更喜欢拍电影,因为在那种创作中,带有工业化的机械劳动,很多时候就是手工活。每当你触摸到胶片时,你会自觉地戴上白手套,哪怕那样片最终会被丢弃,你

还是想保持它的光洁。一格一格地剪接，看着原有的素材，在每一格不同的衔接下发生了微妙的关系，然后送去混录；再调光，举起 12 格样片看着，放在灯光板下辨别它的色调。即使和日本的调光师交流时，夹杂着专业用语的英文，写着中文，指着 12 格样片说话，程序都是一样的。那个过程，现在想来，真是让人非常享受。

只是，胶片的年代刹那间消失了，世界的胶片帝国柯达公司，就看着它塌陷；数字替代了胶片，拍戏的门槛越来越低，只要有钱，谁都可以上手。偏偏在找钱的时候，我显得那么愚蠢，我所有的拍片能力都在消失，我像乌龟一样，一直在那里爬着，爬得很慢很慢，却不想放弃。钱，还是没有找到。我躲回到文字里，把电影写进我的小说，在那里成就我的电影梦。有一次，一个观众对我说：你的小说比你的电影好看。

我说：那是一定的！

为什么说，一定呢？

因为，小说是一个人的战争，你出征了，只要顽强地打下去，即使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，只要你敢于坚持，你还是会胜利的。电影，是世界大战，我常常还没来得及装上子弹，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。

在我惨不忍睹的时候，年轻的小制片在微信上对我说：
导演，坚持！

是的，我只有坚持，对于我，放弃比坚持更加困难。放弃了，我就一无所有。我继续读书、写作，我要为下一部戏做好全部的准备。我写得很慢，我知道我没有多少读者，可是我像一头倔驴就是不肯回头，因为我一旦回头，我就写不出东西了。我对“潮流”持怀疑态度，下意识在回避“时尚”，当我看着自己以往的写作，我知道，我是如此的脆弱，这是一个既定的现实，我不能回避，我只有面对自己。十年的“文革”，我们为了一个空洞的目标，匆匆忙忙地“奋斗”着，于是在一个废墟里建立起自己的噩梦；现在，我抱着一本一的书，八〇后的小孩都说：彭老师看的书，都是像砖头一样厚的。他们不能理解，我是要借助这些书的力量，从噩梦里重新走出来。不要指责我的软弱，我曾经有过的坚强并不能让我变得更加智慧，我愿意承认自己的愚蠢，这没有关系，我在错误中成长。

我的小说里，一直有我母亲的形象，这里面有我对她的爱和愤怒，我写了小说发表以后，有人对母亲说，你女儿又在小说里骂你了。她赶紧去买了《收获》杂志，看完以后她说：

你们根本不能理解她的小说，她对我多有感情啊。

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都想哭，这份理解给予我很多的安慰。我没有多少读者，但是母亲一直是我最好的读者。她年轻的时候，是大公报记者，也是一个不错的作家，后来她成了俄语翻译，她译的那些书，放在我书橱最显著的地方。再后来，她老了，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，全部的才华就是用来写检查的，她批判自己，揭发自己，侮辱自己，为了让检查可以过关。她娟秀的钢笔字在检查中来回奔走，终于等到有一天，不要写检查时，她独特的文字能力消失了，那些对自己真真假假的批判，把她毁了。她的句子找不到归属感，俄语的文章更无法转换成中文。她低下头，不说话，她开始为我抄稿子，她的钢笔字远比我的小说和剧本漂亮，她对朋友说：我现在是小莲的文抄公啊。

朋友又问她，你帮小莲改稿子吗？

哪里改得了啊，她的文字，她的写作，比我强多了。

在最自卑的时候，她依然在为我付出，在这付出中找到她最后幸福的归属感。我和她之间的分歧没有对错，不是善和恶的对峙；这是一场善和善的斗争，于是不管哪一方胜利了，都是伤心的。母亲，离开我已经快二十年了，在小说里看

见她的身影，我还是感到一种揪心的疼痛。

当这些零零碎碎的文字，记录下转瞬即逝的过去，如今重新读来的时候，我特别珍惜它，因为它证明了情感和生活的存在。这是一份脆弱的存在，也是一份脆弱的记忆，我守护着它，它让我知道了文字的价值，知道了自己付出的必要。人们常说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可是我越来越意识到，生命在于记忆，没有记忆的生命，就会像一个老年痴呆的人，在家人的陪同下，不停地在院子里走着……运动着，却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，失去了活着的尊严。

我周围还是那么热闹、骚动，没有关系，有一本好书，有一个好的想法，我就可以在书桌前，老老实实坐上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，从读书到写作，我找到了记忆，它维系着我脆弱的生命。文学，是我生命中的上帝、我的信仰，读书是我的祈祷，写作是我的救赎，拍戏是我的梦想。准备着，时刻准备着，有一天，重新站在摄影机的后面，和摄影师老林确定用几号镜头，是否还要把 12K 的大灯，装在升降机上……

2015 年 8 月 26 日 于上海

目 录

童年,四季的秘密	1
阿冰顿广场	67
举起我天天阅读的那本书	143
流放者的归来	225
回家路上……	307
喧嚣背后的角落	367

童年，四季的秘密

春 天

很快，就是我五岁的生日了。记忆又变得那么清晰，那每一天的细节，开始一点一点渗透进灵魂。因为它们都发生得太突然，于是记忆是不可磨灭的。为什么是春天的晚上？因为我趴在窗台上，看见一大片白色的雪花在天空中飞舞，甚至模糊了窗户前的盆景，弥漫在整个院子里，我大叫：陈妈，陈妈，下雪啦！

陈妈一把将我从窗台上抱下来，放进被窝，然后对我说：小傻瓜，都是春天了。都五月了，还会下雪吗？那是樱花。快睡觉，明天还要上幼儿园。

说完，陈妈回身问彩云：彭政委的衬衣烫过了吗？

我从被窝里探出脑袋，学着彩云的口气：烫好了。彭政委……

我哈哈大笑倒头睡下，陈妈给我窝紧了被头，假装生气地说：不许捣蛋。陈妈就是叫惯了，彭政委，叫错了？

姑，衣服放到彭政委的屋子里了。

彩云跟着陈妈一起这样称呼我的爸爸，但是她叫“姑”时，带着浓重的苏北口音，她叫的是“鼓”。彩云是陈妈的侄女，还有半年时间，她才过十八岁的生日。陈妈把彩云从苏北老家带出来，因为彩云家生的都是女孩，家里没有劳动力，很穷。彩云这个年纪的姑娘，在乡下干不了什么事，不挣钱，还多一张吃饭的嘴。陈妈的丈夫当时已经是乡里的小干部了，他让陈妈把自己的侄女一起带到上海做保姆。陈妈怕彩云在大上海吃亏，就把她带在身边。那时候，家里就用了两个保姆，爸爸说：好啊，一起来吧。多一双筷子，能吃多少啊。

哪里是多一双筷子，彩云拿着和陈妈一样的工资，陈妈觉得爸爸手脚太大了，心里不大高兴，但这毕竟是自己的侄女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算了！陈妈是爸爸从苏北带来的，当初爸爸带部队攻打南京占领总统府的时候，他们的部队到了安徽和江苏的交界处，部队准备从夹江打过去。陈妈的丈夫配合部队，把村子里的渔船都组织起来，推到了河边，部队的战士在那里挖工事，准备抢渡夹江。夹江在河道的转弯处，河面变窄了，在这里，村里的船只要迅速搭出一条水路，好让战士冲过去，后续部队就这样打到南京去了。当时人马很多，

陈妈跟着丈夫到部队帮忙烧饭。

战争结束后，陈妈留在部队里做后勤。等爸爸的部队开进上海的时候，陈妈跟着一起来了，妈妈怀着我，陈妈在我们家帮忙，就这样留下来了。她和爸爸妈妈一样，享受着供给制。直到父亲转业到地方的时候，她的供给制取消了，在我们家做保姆，拿着爸爸付给她的月薪。可她不是一般的保姆，她是有党籍的。

晚上，1955年5月的一个晚上，我们都睡下了。窗外的樱花依然在天空中飞舞着，洒满了我们家的小阳台，我追随着那美丽的樱花一起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突然，我一头撞在一棵大树上，那里没有樱花，只有枯枝败叶，然后就听见有人使劲砸门的声音，我喘着大气抱住了树干。天，大亮，屋子里的灯光耀眼地刺着我的眼睛。我看见陈妈从家门口往爸爸妈妈的卧室跑，她差点摔了一跤，大叫着：彭政委，出事啦……陈妈猛地推开了爸爸妈妈卧室的门大叫：警察，警察！门口站的全部都是警察，在我们家门口……

很快，彩云也穿好了衣服，但是她把被子给我捂着，不许我动，妈妈和陈妈走进房间，我透过妈妈正准备关闭的房门，

看见冲进屋子的警察已经给爸爸戴上了手铐。隐隐约约听见那里争执的声音，爸爸的声音很大，警察虽然不说话，但是他们的动作也很大，那里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，用扫描器在搜查着我们家。妈妈一张苍白的脸，走进我们的屋子，她一边关上房门，一边在那里穿好衣服：你们在这里不要动，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。

很快，我们的门被打开了，进来几个警察，妈妈走出了房间，警察对陈妈说：给孩子穿好衣服，这间屋子也要搜查。没有想到，陈妈很凶：小孩子有什么罪？半夜里，她穿了衣服到哪里去？

警察不搭理陈妈，走过来要拉我起床，我吓得抱紧了被子。陈妈一下推开警察：不许吓着小孩，走开！

陈妈回头跟彩云说：去衣柜里拿个大毯子。

于是陈妈用毯子裹紧了我，抱着我走出了房间；过道里，也站满了警察，通道变得拥挤，我看见爸爸被警察押着往客厅走，于是我贴着爸爸擦肩而过；看见我，爸爸迅速地把双手统进袖子里。长大以后我才明白，爸爸是不想让我看见他戴着的手铐。我从陈妈的背上朝爸爸伸过手去，想让爸爸抱我。我叫了起来：爸爸！

爸爸笑着对我说：不要调皮，听话。

陈妈抱着我，带着小阿姨彩云走进了厨房；哥哥已经穿好衣服背对着我们，站在厨房的窗前，他专注地看着黑暗的院子。彩云没有说话，匆匆忙忙用几个小方凳拼在一起，铺上了小被子，把我放在上面；厨房非常安静，那些搜查的声音渐渐的，变得有点遥远，屋子里的人都不说话，厨房的灯在我头上晃动着，恍恍惚惚，人头的影像飘远了，越来越模糊。很快，我睡着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家里只剩我和陈妈、彩云。哥哥也上学去了，他比我大十岁，那会儿已经是初中生了，很少和我玩。我就是粘在陈妈身上，用陈妈的话说，她是看着我从小点点、那一团小肉身变成一个小人生下来的，一直把我带到现在。陈妈给我穿衣服的时候，我听见她在跟彩云说：你不要害怕，彭政委是好人，我和你伯都看在眼里的，我和你伯会害你吗？我们都是共产党党员，不会带你到坏人家干活的。你就是要好好在这里做。

彩云不断地点头：姑，我就是有点害怕；我听你的！

怕什么？我在这里做了那么多年，他们是好人坏人，我不知道，看不出来？

突然，陈妈不说话了，使劲地把我的裤子往上提，她低下头给我扣纽子的时候，眼睛里涌满了泪水，一把将我从床上放到床沿边上坐下，给我穿上鞋子，嘴里嘟嘟囔囔地继续说着：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。唉，皇帝打了天下，都是要杀功臣的，彭政委那么好的人，他要出事了，这天下就太不义了！你，小把戏，（陈妈拍拍我的身体）不要害怕。饿不死你的，没饭吃，跟陈妈回老家，你那么小个肚子，我三片山芋干就把你塞饱了。

我不停地摇头：我不要跟陈妈到乡下去。

去不去，由不得你。没饭吃的时候，不去也得去。

陈妈把我从床上抱下来，就不再管我了。那一天，我没有去幼儿园，可是我一点都不快乐，往常要是不去幼儿园就是我的节日，那一天陈妈把我丢在墙角，不许我动，她和彩云不再搭理我，她们在一起整理着屋子。我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，我变得很懂事，坐在那个小板凳上，不吵不闹，手里拿着布娃娃，给她穿衣服，脱衣服，擦脸，和她说话，又把衣服给她穿上。有时候骂她，学着陈妈的口气。我很生气，布娃娃什么话都不说，我揪着她的小辫子，让她开口！那一天，陈妈心情也不好，她没有给我烧饭，更不要说做好吃的；她把隔夜的